

莊子

马恒君

華夏出版社

王
家
福

莊子

马恒君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正宗/马恒君译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

ISBN 7-5080-3656-5

I. 庄… II. 马… III. ①道家 ②庄子-注释 IV. B2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800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18.75 印张 600 千字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庄子》这部书,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学,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对我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它的解释就格外地丰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玄学盛行,为《庄子》作注的人相当多,有晋人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李颐等。这在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里还时见称引。除此之外,《经典释文》里还收有晋人孟氏的注,李轨和徐邈的注音。南北朝时期在士大夫的口里,几乎是无人不谈《庄子》,并以此而知名。梁简文帝也作过《庄子讲疏》。这在《世说新语》里也可见其一斑。但这些注疏的原书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郭象的注,据说是基本上采用了向秀的说法保存了下来(见《世说新语·文学》)。隋唐时期,注解《庄子》的也不少,但因为《庄子》不属儒家经典,与仕途无关,被保存下来的,只有道家法师成玄英的《注疏》。宋明义理之学盛行,林希逸的《庄子口义》、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焦竑的《庄子翼》、方以智的《药地炮庄》,都是侧重研究《庄子》哲学思想的著作。清朝王夫之有《庄子通》,也是以研究哲学为主。对《庄子》一书,着重于校勘、训诂进行考证的要数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尤其是《庄子集释》,除收集了能见到的前人注释之外,还摘引了清人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成果。理解不同的,还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可以看成是集大成之作。

本书主要是以《庄子集释》为底本,参考他书进行译注。古注对我们理解《庄子》原文帮助很大,但也时有误解之处。不应通假时通假

了,应当通假时又不通假;不应求深时求深了,该求深时又不求深,这也时有发生。比如《天道》篇里的“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辩通办(辦)。办士指具体去做的人,而旧注则以为是“苟饰华辞浮游之士”,这是本为通假而不讲通假。在《马蹄》篇里,说马的习性是“翘足而陆”,“陆”指马的习性是生活在陆地上,同篇还有“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可证。而旧注却说:“陆,跳也,字书作驤。”认为“陆”是“驤”的通假字,这又是不是通假的说成是通假了。《天运》篇里批评大禹为家天下始作俑,说“自为种而天下”,“种”指子孙,而旧注却说是“人人自别”,这是本来浅近的道理讲深了。在《天下》篇里,提到“数度”,本指古人计算天地运行的数据,数是大数,度是零数。比如周年的大数是三百六十天,零数是五又四分之一日。原文里就有“本数”、“末度”的说法,甚至还有一二三四,而旧注却说数度是仁义名法。古人用观测到的数据计算天地运行的周期,按周期确定运数,与“仁义名法”没有关系,这又是本来深的道理讲浅了。如上误解,不一而足。今人读《庄子》,全依旧注也不可取。

本书试图把《庄子》的原意说清楚,尽量利用旧的说法,对一些明显的误解,也只好以《庄子》来证《庄子》。《庄子》一书,因为原文有脱误,又无足够的文献可征,有些钉子似的问题古今都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人间世》里的“会撮”、“五管”,《大宗师》里的“与有足者至于丘也”,《天道》里的“若击鼓而求亡子”,《庚桑楚》里的“有生黜也,披然曰移是”,《徐无鬼》里的“臄子于宋”,《寓言》里的“卮言”等等。我在原来的讲稿里都是抱着闻疑阙疑的态度做了回避。这次公开出版,觉得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有避重就轻之嫌,于是放胆地做出了推论。然而,一己之见难以全面,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马恒君

2004年9月

目 录

内篇	1
第 一 篇 逍遥游	1
第 二 篇 齐物论	16
第 三 篇 养生主	50
第 四 篇 人间世	56
第 五 篇 德充符	83
第 六 篇 大宗师	101
第 七 篇 应帝王	128
外篇	139
第 八 篇 骈拇	139
第 九 篇 马蹄	149
第 十 篇 胠箠	154
第十一篇 在宥	165
第十二篇 天地	185
第十三篇 天道	213
第十四篇 天运	231

第十五篇	刻意	253
第十六篇	缮性	259
第十七篇	秋水	266
第十八篇	至乐	290
第十九篇	达生	303
第二十篇	山木	325
第二十一篇	田子方	344
第二十二篇	知北游	364
杂篇		389
第二十三篇	庚桑楚	389
第二十四篇	徐无鬼	414
第二十五篇	则阳	445
第二十六篇	外物	468
第二十七篇	寓言	483
第二十八篇	让王	494
第二十九篇	盗跖	513
第三十篇	说剑	537
第三十一篇	渔父	543
第三十二篇	列御寇	554
第三十三篇	天下	570

内 篇

第一篇 逍遥游

逍遥，得道后无所依赖，进入自由王国的一种境界。字面的意思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样子。“游”，泛指人的一切活动。在《庄子》的书里，有时指人的外在活动，有时指内心活动。真正的“逍遥游”指的是文章中“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的至人等。至于提到的大鹏与蜩、鸪的对比，常人与宋荣子、列子的对比，都是在分层次说明获得逍遥的程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庄子展示这些不同层次获得逍遥的人物，意在引导人们逐步摆脱对外物的依赖，渐次进入逍遥游的境界，从而指导自己的一切活动，达到得道的目的。

北冥有鱼^①，其名为鲲^②。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③。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④。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⑤。南冥者，天池也^⑥。

【译文】北海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鱼身躯的庞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它变化成为鸟，名字就叫做鹏。大鹏的背脊也不知道有几千

里长。它奋起飞行时,展开的翅膀像垂挂在天上的云层一样大。这种鸟,当北海发生沧桑变化时就迁徙到南海。南海是个天然的大池。

【注释】①冥(míng 明):又作“溟”(见《释文》),指“大海”。

②鲲(kūn 昆):传说中的海中大鱼。

③鹏:传说中的大鸟。

④怒:奋起的样子。垂天之云:垂挂在天上的云层。原文可通,不烦通假。

⑤是:指示代词这。海运:指大海的沧桑巨变。《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之为桑田。”

⑥南冥:南海。天池:天然的大池。

《齐谐》者^①,志怪者也^②。《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③,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④,去以六月息者也^⑤。”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⑥。天之苍苍^⑦,其正色邪^⑧?其远而无所至极邪^⑨?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⑩。

【译文】《齐谐》是专门记载怪异之事的一部书。这部书里就说:“大鹏向南海迁徙时,拍击起来的水花达三千里,两翼涡旋出来的旋风直上几万里的天空,离开北海飞行六个月才停歇下来。”大地上(野马成群驰骤似)的雾气,涌动的尘埃,都是被生物的气息吹拂着在空中游荡,就是天上那苍苍的蓝色,那究竟是天的真正颜色呢,还是因为无限高远而呈现出的颜色呢?大鹏在九万里的高空向下看,(颜色)也不过如此而已。

【注释】①齐谐(xié 邪):古代记载怪异诙谐内容的书,今不传。盖为齐人所作,类似《齐东野语》之类的书。庄子这里引用《齐谐》中的话和下文引用“汤之问棘”的话,意在说明自己所言非虚,有文献可证,不是内容的重复。

②志:记载。“志怪”是说,《齐谐》是一本记载怪异之类内容的书。

③徙:迁徙。击:拍打。

④抟(tuán 团):涡旋的意思。扶摇:“飙”的分解音,指龙卷风之类的大旋风。

⑤息:止息。句谓,飞行六个月才止息。

⑥野马:像万马奔腾扬起的滚动雾气。息:这里指呼吸的气息。

⑦苍苍:天的颜色。

⑧正色:真正的颜色。邪:疑问语气词,一般作“耶”。句谓,是天的真正颜色呢?

⑨无所至极:高远得没有极端。句谓,还是因为无限高远而呈现出的颜色呢?

⑩其:指大鹏。“其视下”是一个主谓结构作主语,“亦若是”是谓语。句谓,大鹏飞上九万里高空,从上面向下看,也如同人们从下向上看到的天的颜色一样。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①。覆杯水于坳堂之上^②,则芥为之舟^③;置杯焉则胶^④,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⑤。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⑥,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⑦,而后乃今将图南^⑧。

【译文】再说,水如果聚积得不够深厚,那么它就没有足够的浮力漂载大船。在堂屋的小坑里倒一杯水,可以漂起小草似的船,如果把杯子当船放进去,就会漂不起来粘在泥底上,这就是因为水浅而船太大了。(空气的浮力也是如此,)风如果积聚得不够强劲,那么它就不会有足够的浮力托载大的翅膀。所以要高飞到九万里之上,这样才会有足够的风力在下边。然后才能凭借风的力量,背上边像挨着青天,没有任何阻拦,然后才能向南飞。

【注释】①且:递进连词。在庄子的书里一般可理解为“再说”,有时可灵活理解为“而且”、“况且”等。夫:发语词,用在句首一般相当于“要说……”的意思。负:托载。这句话的整体结构是“水之积也不厚”作主语,“其负大舟也无力”作谓语。句谓,水如果积聚得不够深厚,那么它漂载大船就没有足够的浮力。

②覆:倒出来。坳堂:堂的低洼处。

③芥:草芥。这里指小草。

④置:放置。胶:粘住。句谓,把杯子放在水里,杯子就会沉到水底被泥粘住。

⑤这句的句法结构与注①句相同,见注①。句谓,风(空气)如果积聚得不够深厚,那么它飘浮大鸟就没有足够的浮力。

⑥培:凭借。培风:凭借风的浮力。

⑦背负:背靠。夭阏:即“厄”的分解音,阻塞。莫之夭阏:没有什么东西阻挡了。

⑧图：图谋打算。“将图南”是说才要打算往南飞。

蜩与学鸠笑之曰^①：“我决起而飞^②，抢榆枋^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⑤？”适莽苍者^⑥，三飧而反^⑦，腹犹果然^⑧；适百里者，宿舂粮^⑨；适千里者，三月聚粮^⑩。之二虫又何知^⑪？

【译文】蝉与斑鸠讥笑大鹏说：“我奋起而飞，上冲到榆树、檀树的枝头上也就足够了，有时还用不着飞那么高，落在地上就是了，哪里用得着冲上九万里那么高才能往南飞？”到郊野旅游的人，带上三顿饭的干粮就足够了，返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如果是到百里以外去旅游，（恐怕带三顿干粮就不行了，）往往要头天夜里就得舂捣出干粮做好准备。如果是到千里之外去旅游，（恐怕头天夜里准备干粮又不行了，）往往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积攒干粮。蝉和斑鸠这两种小虫鸟又懂得什么呢？

【注释】①蜩：成玄英疏（以下简称成疏）“蝉也”。学鸠：成疏“即今之斑鸠是也”。

②决起：腾跃而起。

③抢：冲上。榆：榆树。枋：成疏“檀木也”。

④控：成疏：“投也，引也，穷也。”这里相当于落下来。

⑤奚：何。奚以：即何以。为：这里相当于表疑问的语气词。

⑥适：往。莽苍：郊野的景象，这里代郊野。

⑦飧：同餐。三飧指一日。反：通“返”。

⑧果然：肚子饱的样子。

⑨宿舂粮：夜里舂捣粮食，指准备出门所带的干粮。

⑩三月聚粮：用三个月时间准备干粮。

⑪之：这。二虫：指蜩与学鸠。

小知不及大知^①，小年不及大年^②，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③，蟪蛄不知春秋^④，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⑤，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⑥，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⑦，众人匹之^⑧，不亦悲乎？

【译文】小智比不上大智，寿命短的比不上寿命长的。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活不了一天的朝菌，就不知道早晨与晚上是什么样，活不了一年的寒蝉就不知道春天与秋天是什么样，就是因为寿命短的限制。楚国的南部有一种灵龟，把五百年当做一个春天，五百年当做一个秋天；上古时代有一种大椿树（活得时间更长），把八千年当成一个春天，八千年当成一个秋天。而人们把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就当成长寿星到处流传，人们都愿和他相比，这岂不是太可怜了吗？

【注释】①知：智。句谓，小智慧比不上大智慧知道的多。

②小年：年寿短。大年：年寿长。句谓，年寿短的比不上年寿长的见识广。

③朝菌：一种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成疏：“朝菌者，谓天时滞雨，于粪堆之上，热蒸而生，阴湿则生，见日便死。亦谓之大芝，生于朝而死于暮。”晦朔：月初为朔，月末为晦，这里用如早晚。

④蟪蛄：寒蝉。成疏：“夏蝉也，生于麦梗，亦谓之麦节，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

⑤冥灵：大龟。古以龟为灵。《外物篇》宋元君得神龟，“七十二钻无遗笑”，也以龟为灵。冥为海，冥灵即大海龟。旧说不确。

⑥大椿：椿树。

⑦彭祖：古代传说的长寿老人，成疏：“彭祖者，姓钱名铿，帝颡项之玄孙也。善养性，能调鼎。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历夏经殷至周，年八百岁矣。”特：独。以久特闻：因为活得长，独擅长寿之名。

⑧匹：比。匹之：与他相比，向他看齐，即以他为长寿的标准。

汤之问棘也是已^①：“穷发之北^②，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③，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④，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⑤，绝云气^⑥，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⑦：‘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⑧，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⑨。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⑩。”

【译文】在商汤王与棘的问答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极北不毛之地有一

片大海，就是传说中的天池。海里有一种大鱼，身宽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么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大鸟，它的名字叫做鹏，大鹏的背脊像泰山，翅膀像垂挂在天上的云层，涡旋出来的旋风直上几万里高空，超出云气之上，背挨着青天，然后才能向南飞翔，要飞到南海去。鵩雀讥笑它说：‘它要往哪儿飞呢？我向上飞腾，也不过几仞高就落下来了，自由翱翔在蓬蒿草窠之间，这也就足够了，而它要往哪儿飞呢？’这就是小和大的不同啊！”

【注释】①汤：商朝开国之君商汤王。成疏：“汤是帝喾之后，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见白气贯月，感而生汤。丰下兑上，身長九尺。仕夏为诸侯，有圣德，诸侯归之。遭桀无道，囚于夏台，后得免。与诸侯同盟于景亳之地，会桀于昆吾之墟，大战于鸣条之野，桀奔于南巢。汤既克桀，让天下于务光，务光不受，汤即位。乃都于亳，后改为商，殷开基之主也。”棘：商汤王的贤臣。成疏：“棘者，汤时贤人。亦云汤之博士。《列子》谓之夏革。革棘声类，盖字之误也。而棘既是贤人，汤师事之，故汤问于棘。”是已：就是这样说的。已：通“矣”。

②穷发：犹言不毛之地。

③修：长。

④太山：今作泰山。

⑤羊角：旋风。龙卷风上广下尖，形似羊角。

⑥绝：横绝穿越。这里是超出的意思。

⑦斥鷃(yàn 燕)：鹌鹑之类的小雀。

⑧仞：古代长度单位，一般以八尺为一仞。

⑨飞之至：飞翔的最高度。

⑩辩：通“辨”，区别。

故夫知效一官^①、行比一乡^②、德合一君^③而征一国者^④，其自视也，亦若此矣^⑤。而宋荣子犹然笑之^⑥。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⑦，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⑧，定乎内外之分^⑨，辩乎荣辱之境^⑩，斯已矣^⑪。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⑫。虽然，犹有未树也^⑬。夫列子御风而行^⑭，泠然善也^⑮，旬有五日而后反^⑯。彼

于致福者^⑦，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⑧。若夫乘天地之正^⑨，而御六气之辩^⑩，以游无穷者^⑪，彼且恶乎待哉^⑫？故曰：至人无己^⑬，神人无功^⑭，圣人无名^⑮。

【译文】所以说，（人们才智大小的不同也会有类似的情况），那些才智仅能胜任一官之职，行为仅能符合一乡人的要求，或者德行符合一个国君的要求，能取得全国信任的人，他们看待自己也会如此感觉良好。但在宋荣子眼里，他们还是免不了受到嗤笑。（在宋荣子看来，人的德行如何根本不能以此为标准，）就是天下的人都称赞你，那也不能为此而更加勤勉；天下的人都非议你，那也不能为此而沮丧，（因为这些都是外来的影响，关键是）要守定内我与外物的分寸，辨别清楚光荣与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他对于世俗的荣辱毁誉，从来就不当回事。尽管宋荣子这样（高了一个档次，）但他（在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有未曾树立到的方面。列子能驾着风游行，飘飘然轻妙呵，能遨游半个月后回来。他对于世俗上祈求幸福之类的行为，从来不放在心上。这虽然可以免除徒步行走的劳苦，（又上了一个档次，）但他还是有所依赖，（算不上绝对自由自在。）至于说到那些能顺着自然的正性，驾御不同的六气，遨游无穷宇宙的人，他又何必有什么依赖呢？（他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所以说最高档次的人没有自己，神化的人不求什么功效，圣人不会去追求名声。

【注释】①知：智慧。效：功效，这里用如动词。句谓，他的智慧是可以担任一官之职并能取得相应的功效。

②“比”与下句“合”，都是满足、符合的意思。句谓，品行能满足一乡人的愿望。

③德：道德。句谓，道德符合一国之君的要求。

④征：信，这里是取信。句谓，他的领导能力可以取得全国人的信任。

⑤自视：自己看待自己，自我评价。此：指上文提到的“斥鴳的自视”。全句的意思是说，这些具有胜任一官、领导一国的智慧能力的人，他们自己看待自己，实际上与斥鴳自己看待自己同样可笑，只不过是感觉自己良好罢了。

⑥宋荣子：宋国贤人。成疏：“子者，有德之称，姓荣氏，宋人也。”一说即《天下篇》中提到的名家代表人物宋钘，近是。犹然：还要这样。笑：认为他可笑。

⑦举：全。举世：全世的人。誉：赞扬。劝：勉，努力。

⑧非：非难，批评指责。沮：沮丧，消极。

⑨定：守定不变。内：指自我内心确立的道德标准。外：指外界的评价影响。分：分际区别。全句是说，因为能认清哪些是自己该持守的道德，哪些是外来的影响，所以能不受影响而坚定不移。

⑩辩：通“辨”，区分。境：境地，这里指界限。句谓，能明确区分光荣与耻辱应当在什么地方划清界限。

⑪斯：这样。已：止。斯已矣：如此罢了。

⑫数数(shuò shuò)然：频频多次的样子，犹言急切。

⑬树：立。犹有未树：还有没有树立起来的道德。

⑭列子：即战国时道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列御寇。成疏：“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儒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得风仙之道，乘风游行，泠然轻举。”郑儒公一作郑绣公。御：驾御，乘。

⑮泠(líng)然：轻妙的样子。

⑯旬：十天。有：又。旬有五：十五日。反：返。

⑰致福：使福来到，犹言求福。

⑱待：依赖。

⑲天地之正：自然的正常运行。

⑳六气：一般以阴、阳、风、雨、晦、明为六气。辩：通“辨”，区别。这里与上句“正”对文，可当“变”来理解。

㉑无穷：无穷无尽的宇宙，包括时间与空间。

㉒恶：何。恶乎待：依赖什么呢？王先谦《庄子集解》：“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

㉓至人：道德最高的人。无己：没有自己，指完全与自然相合。

㉔神人：从至人之道的作用方面讲即为神人。无功：不求有功。

㉕圣人：从至人的名分方面讲即为圣人。成疏：“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显功用各殊，故有三人之

别。”无名：不求有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①，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②，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③，而犹浸灌，其于泽也^④，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⑤，而我犹尸之^⑥，吾自视缺然^⑦，请致天下^⑧！”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⑨？鹪鹩巢于深林^⑩，不过一枝；偃鼠饮河^⑪，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⑫，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⑬！”

【译文】唐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说：“有你这样太阳月亮般的光明出来了，我这点烛火，如果还不熄灭（再与日月争光），这对于光明来说，不是太没意思了吗？有你这样的及时雨已经普降了，像我这样还要提水浇灌，这对于滋润万物来说，岂不是徒劳吗？先生如果立为天子，天下就会大治，而我还占着这个位置，我自己觉得不够资格，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得不错了，我还要来代替您，我难道是为了名声（地位）吗？名声，那不过是事实的代号，难道我就是要做代号吗？鹪鹩在大森林里筑窠，顶多不过只是占一个树枝；偃鼠到大河里喝水，顶多不过喝满肚皮。国君啊，你还是回去歇着吧，天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厨师即使不去做祭祀的饭菜，掌管祭典的人总不能超越自己的职责去替他做饭吧！”

【注释】①尧：古代帝王。成疏：“尧者，帝喾之子，姓伊祁，字放勋。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身長一丈，兑上而丰下，眉有八彩，足履翼星，有圣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阳，号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岁崩，葬于阳城，谥曰尧。依谥法‘翼善传圣曰尧’，言其有传舜之功也。”许由：尧时隐士。成疏：“隐者也，姓许名由，字仲武。颍川阳城人也。隐于箕山，师于啮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饮。尧知其贤，让以帝位。许由闻之，乃临河洗耳。巢父饮犊，牵而避之，曰‘恶吾水也’。死后，尧封其墓，谥曰箕公，即尧之师也。”

②燭火：烛火。古代烛火指火把。